



现代诗

## 高楼之上

罗遇真

居高楼之上，虚雾缭绕，  
我的朋友们临窗而坐深入云中，  
将思考的氛围推出窗外，  
窗外是蓝色宇宙，  
他们已掌握浩大景观仿佛接通虚无  
日出是最古老的东西  
雾将楼隔离于别的高楼，  
云又凝聚，将高度的悬念加强  
我的朋友们在天梯之上的阳台，  
高谈阔论  
云听言悠闲散开  
仿佛已街走嬉笑外的智识

# 文苑

03  
株洲日报

2023年8月27日  
星期日  
责任编辑：朱 洁  
美术编辑：张 武  
校 对：马晴春

散文

## 种羊

崔旭燕

临近中午，在抚州岛的码头上，我看见那艘渡船停在不远的地方，倚着湘江。  
晚春时节，岛上的油菜花已纷纷卸去春装，紫花落尽，一垄一垄的花田里，岛上的居民又开始垦土，三三两两地准备在土里种植花生。  
我走到离渡船不远的驳岸上，忽然听到羊叫。

(一)

抬眼望去，见船上有一只羊，浑身纯黑；我走上船时，船上有人笑着招呼：“我们又见面啦！”又紧接着解释：“我们刚刚一同坐船上的岛！”我讶然，随即一笑，便去看羊。  
这只黑山羊有点壮实，不胖不瘦，我站在它的旁边，它望着我不停的“咩咩”叫着，四只羊脚急促地走来走去，在原地转圈；我走近一看，原来羊的两只角上系着黑色的布条，布条同时在羊脖子上缠绕了一圈，然后再系到船舷的护栏上，羊头因此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勉强移动；羊非常紧张急躁，它以头为中心来回扭动，在有限的自由里不停地踱步，它边走边慌乱地叫，“咩咩”声里满是惊恐，似乎还传递着某种呼唤同伴的信号；它不断挣扎，碰撞着船上的护栏尝试挣脱束缚；我望它的时候，它仿佛感应到什么般竟突然朝着我前腿双双跪了下来，面对我跪在船上！让我大吃一惊！我急忙回头寻找一同渡江的几个男人，他们淡淡地对我解释：“这是一只种羊，是买回去配种的，我花了三千多元钱呢，比一般的羊贵很多！”

(二)

听到这么解释，我的心稍稍平静下来。渡江还没有来，我急忙抓紧回到岸上，在堤岸上摘了一把青草来喂羊；我小心翼翼地将嫩草放到羊的嘴边，可羊却不理，仿佛烦躁地甩开了草；我心一沉；我躲开羊的眼睛将青草重新小心翼翼地送到羊的嘴边，用青草轻轻地抚摸着它的鼻子和脸颊，尽力地安抚；我不忍也不敢将青草去触碰羊角和它的脖子，我害怕触碰到它的疼痛。十多分钟后，羊终于平静了一些，开始无奈地接受我的投喂；它用嘴咬我递到它嘴边的青草，每次只咬一棵，它从一丛嫩草中扯出一棵青草，然后仓促地咀嚼、吞吞吐吐；仿佛带着某种期待和想法，或者认为是一种救赎的方式；每吃完一棵青草，羊就停下来望我一眼，望二、三秒钟，然后再开始吃下一棵，吃完三棵后，它重新开始用力地甩头，又不时的“咩咩”叫唤，细碎慌乱的脚步再次急促响起，却不再肯再碰我手中的青草；我只有停下来，望着它，用细小的声音轻轻地与它交流。

(三)

抚州岛不大，船是抚州岛与外面联系的唯一的交通工具，这只羊的家应该就在岛上，它在岛上出生，在岛上长大；它每天听着波涛拍打江岸的声音，呼吸着岛上独有的气息，它吃着岛上的青草，喝着江湾的清水，和一群同呼吸共命运的伙伴相守一起长大，一起看春花秋月；而今，它即将失去拥有的这一切！作为一只羊，它将要远离故土去到未知的远方，它来不及收拾行装，来不及准备和告别，来不及再次躲到妈妈温暖的怀里，然而这就是生活，每个人都会在磨难中长大，我告诉他好男儿要志当存高远，要志在四方，要开疆拓土；我不停地轻声絮语，也不知道它听没听懂，但它总算慢慢平静下来，艰难地调转它的身体，而朝着抚州岛，它不再急促的叫唤，黑黑的眼睛带着不尽的眷恋深情地望着岛上的树木，四肢站立着一动不动，如雕塑一般立在风中。  
不一会儿，渡工晒好了油菜，走到船边，给每个人递上一个应急的救生衣后，开始开船。这时，黑山羊又一次开始急促地“咩咩”叫唤，谁也没料到，叫唤之后，它竟然朝着抚州岛的方向再一次双膝跪地不起！万物有灵，我不由得一阵悲怆，急忙转过身去，任眼泪朝湘江默默流淌……

(四)

待重新回头，船已到江心；黑山羊站在甲板上，依然留恋地看着抚州岛；它似乎接受了独自离家远行的无奈。我走到它站立的地方，看见甲板上有一摊水，潮湿了一片，带着它的味道。  
它是有意在船上留下印记，准备将来循着印迹而归吗？  
黑山羊的耳朵上穿着一个吊牌，这是作为优质种羊的特殊标记，也是它从出生开始，就注定要承担的责任和使命；我冲动着很想将它买下来，让它回归自由；但在那一刻我竟然如此无能为力！我只能苍白地站在船上，躲到角落，躲着它充满祈求希望也含着泪珠的眼神。  
船靠岸，我见有个人解开绳索，牵羊上岸；黑山羊在岸上拼命地叫唤和蹦跳，用力挣扎；无奈绳子还绑着它，它跳得再高，也只能回到原地；最后，那个牵羊的人骑着它，其他人前后合力，四个人一起，奋力将山羊抬到了汽车的后备箱里。

(五)

我没有再听到小山羊呼唤的声音。  
我走上前，问那些人他们准备去哪里？有个人含糊地说了地点，我没听懂；他又用手大概地指示方向，乡村的路，我弄不懂，我很遗憾我没有能再去送小山羊一程，去看看它的新家。  
同行的人告诉我，黑山羊的主人坐船一同渡江，将羊送到了汽车上。  
晚上，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那双黑色的眼睛，圆圆的，双眼皮，带着求助的眼神。  
我无法释怀，第二天上午我辗转找到黑山羊的主人，他告诉我姓李，聊起来后他说他养了80多头羊，在江边有两百多亩草地；昨天卖的黑山羊已经一岁，有将近60斤，是他的羊群里长得最快品种最好的；买这只黑山羊的人是他的好朋友，住在另外一个乡镇，也养羊，养羊的规模更大，养了100多头，朋友发现他养的羊品种更好，所以登门而来。  
牧羊人还告诉我，羊是群居动物，昨天的羊突然“单身”了，它害怕、焦虑、紧张、孤独、惊慌失措；在这种情况下羊会因恐惧而不吃任何食物；他昨天看到了我喂羊，他很好奇羊居然会吃我喂的草；他唠叨说小黑山羊到了新的地方，很快就会融入新的群体，有新的朋友，再自信，也很平静；他告诉我他在岛上住，每年靠养羊他有几万元的收入。  
有句俗语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；我抬起头，望向窗外，夕阳如故，车水马龙，我终于渐渐放下对黑山羊的牵挂和担忧。

有奖征文

## 马姐

倪锐

我是接到儿子电话匆匆赶到株洲市中心医院急诊科的。  
出门时还好好的，说了去外地打工几个月，过年时才能回来的老公，在外逗留了不到一个月，就回家了，坐轮椅的，满脸满身伤痕累累，口眼歪斜，说话囫圇，痰水直流，左边身子完全失去了知觉。老公一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我傻眼了。

(一)

容不得多想，紧急进院，挂号、急诊、医生、护士、吊瓶、药房间穿梭，因为老公块头大，又根本无法动弹，我们母子俩推着病床，挂着吊瓶，在迷宫一样的医院，一路喊着“借过”一路走走停停磕磕碰碰，拿着检查单左右询问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检查室，却怎么也不能把重达一百八十斤的老公弄到那个检查床上去。  
无奈之下，把病床和检查床合并，一个死死抵住床脚，一个使劲掰着身子给他翻边，好不容易把他翻到检查床上，检查完换回病床又是一个巨大工程。一天做四五次检查，我和儿子早已累得腰酸背痛腿抽筋了，直至晚上，众皆筋疲力尽。

我让儿子回家休息，第二天早上再来。晚上，安静下来的独处时光，是最脆弱的。我躺在陪护床上，想着老公51岁就重度中风，儿子还没成家，就不禁悄悄抹眼泪。  
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就有来测血糖、来做化验的医生和护士。医院的夜晚和白天无缝对接，而我刚从一个个丈夫健康、全家和乐的梦境中回过神来。望着病房里用白色帘布隔起来的一个个小空间，再看紧挨着的床上满脸伤痕却不知疼痛在呼呼大睡的老公，我以为自己在做梦，其实是梦醒了。  
医生来了，通知第二天早上要化验大便，可是老公是那种几天都不上大号的主，没办法，只好找医生开了一支开塞露。

(二)

亲人之间，尤其是至亲，要求就会更加严苛。以前总觉得儿子不懂事，不上进，家里真遇上大事了，小年轻的他，一夜之间成了我的靠山。晚上，儿子说：“妈妈你今晚回去休息，我在这里然后请一个医疗护理员，因为爸爸要拉大便，一个人弄不了。”想着老公那么大的屁股，如果“咚”一声拉出大便，不要说整张床，起妈妈的整个后背和屁股都是把把。

(三)

就因为这句，我们认识了马姐。  
马姐是医院医疗护理员平台派来的，当她走进病房时，我和儿子相互看了一眼，说：“平台搞错了，我们不需要的是男医疗护理员。”马姐说：“我们这里不分男女。”我说：“他不能自理，包括尿尿。”马姐说：“没关系，你放心交给我就是。”  
我和儿子面面相觑时，马姐就麻利地把老公的被子掀开，褪下遮羞裤，掰开屁股，挤了一支开塞露。然后，把那个大块头掰过半边身子，让他侧着躺着，底下垫上护理垫，再又反过来掰过身子朝另一边侧躺，把护理垫整理得平平整整。原来拉屎还可以侧躺着拉，我算是开了眼界了。但又有点担心，“等下要是尿急，冲到别人的床上去了怎么办？”马姐见我疑惑，就说：“放心，不会冲到别人床上，自己床上都不会有。”

(四)

我准备离开医院时，马姐又冲儿子说：“医院晚上只允许一人陪护，我在这里就可以了。”  
三月，湘江风光带的晚风颇有些凉意，儿子骑着电动车搭载着我，母子无语，第一次把丈夫、父亲托付给一个非亲非故的人，不知道她会不会像某些视频里的恶保姆一样。  
第二天一大早，当我们赶到病房时，马姐已经在给老公喂饭了，从他俩脸色来看，应该是相谈甚欢。  
说好了只请一晚医疗护理员的，所以，当马姐的任务完成后，我们母子又扛起了护理老公的大旗。医生喊去签字，护士喊去做检查，老公一下子搞一身的屎，一下子又弄一身的尿，不仅当天的检查没做完，就连一家三口吃饭的问题都没按时解决。护士不解地问我，这种需要特级护理的病人，昨晚那个医疗护理员哪里去了？你们两个三个四个都管不得她啊！  
母子俩一合计，还是继续把马姐请回来，再护理几天。

游记

## 再到版纳

朱洁

30年前的暑假，我只有大儿子那么大的时候，和妈妈一起去了西双版纳。  
我们从长沙一路西行，先坐绿皮火车过怀化、贵阳、昆明，再搭大巴车，经思茅、景洪最后抵达勐腊。

(一)

30年前的版纳没通高速，更别说铁路，所以那一路艰苦且惊险。  
云贵高原崇山峻岭。从昆明到勐腊我们转了无数个弯，绕了无数个拐，走了三天三夜。那时的普洱还叫思茅，在那儿的一个急转弯，我们的车差点和迎面而来的车相撞，索性师傅们足够有经验，反应也极敏锐，不然结果不堪设想。很多年后，当地人告诉我，那时在云南能开大巴的师傅都不是一般人。  
那是湖南中等师范生物老师团的一次探索之旅。  
十个生物老师，带着标本采集的装备、行头，穿越西双版纳原始森林、野象谷观测站，终点是中科院西双版纳植物研究所。

中国人讲近朱者赤，我本是习画的孩子，出发之前还不忘带上速写本，但这一程我一张纸也没动过。  
因为独特的纬度和独有的热带雨林气候环境，西双版纳分布着极其多样性的动植物，是动植物学家的朝圣之地。那些动物，比如各种蝴蝶、蜂、蜈蚣、蜘蛛，还有各种蜥蜴和蛇，它们的纲、属、目，以及各种发育和变态发育，被那帮生物老师讨论得唾沫横飞。西双版纳的植物学家也常给湖南同行介绍热带雨林特有的植物，龙血树、见血封喉、鸡蛋花、各种榕树和棕榈树，以及这里独有的附生、绞杀等植物现象，让一旁的我听得目瞪口呆。在版纳的那一个月，我满脑子都是那些恐怖、神秘又美丽的故事。

(二)

12岁的我，在昆虫分类、植物分类等知识储备上到达“人生巅峰”。  
知识不用当然会随时间一点点褪去了，但西双版纳在我心里是不可忘怀的。  
也许是种仪式，又或者是道轮回，我选择在老大12岁的暑假再去版纳。

和30年前相比，这一程走得顺利。我们从株洲西出发，一路高铁到昆明，城市还是那些城市，但彼此的距离却因缩短的时间显得拉近了许多。到昆明后，我们稍作休整，再登上城际动车。2个多小时后，列车抵达景洪。  
这一次我们选择住在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景洪市。高速公路早已深入西双版纳的各个角落，无论是中科院植物园、原始森林公园、野象谷，还是傣族园、基诺山寨、曼远村，离景洪的车程最远不到2小时。

可惜我忽略了专业的讲解。  
没有生物老师的解说，我们只能“囫圇吞枣”地了解那里的动植物。在中科院植物园，看到路边一条黑白相间的小蛇，我翻阅网络才知道那是毒性超强的银环蛇；孩子们追问我关于见血封喉的恐怖故事时，我只能请百度为他们解答；在野象谷我们也没寻到一头野象，失落之后是孩子们的埋怨。老大说，他依然高兴，毕竟知道了亚洲象的生活环境，是一片有溪水穿过的丛林，也知道了亚洲象的生活习性，因为大象大部分皮肤没有汗腺，所以很怕热。“所以它们喜欢昼伏夜出。下一次，我们要不到这里扎营，要不然早点来看……”

(三)

版纳的植物、动物没有变化，但我还是觉得版纳变了。大概是人变了。  
澜沧江穿过景洪，把城市分成江南、江北，江北是热闹的州旅游集散地，有网红地告庄西双景和星光夜市，江南则是本地人的居住地。  
在喧哗的江北，我们很难遇到一个本地人，就是那些贩卖鸡蛋花头饰、穿着傣族服饰阿妹，她们只要一开口就会告诉你她来自东北、河南。而所谓的傣家餐馆也是，其实都是外地人开设的连锁店。还有很多浪漫美丽的异国情调旅拍店，化妆师、摄影师也都来自全国各地。

只有打滴滴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了本地人。  
A师傅告诉我们，如果想吃正宗的傣味，不妨去江南；B师傅说，你没遇见本地人，并非本地人少了，而是外地人多了，早几年，海南限购，不少北方人来西双版纳买房，景洪房价差点到过2万/平方米；C师傅说如果想去原生态的傣族村，不妨去附近曼远、曼掌；D师傅是哈尼族，他认为和有文字有语言有宗教信仰的傣族相比，哈尼族已基本汉化；E师傅父母是衡阳人，他从小在西双版纳农场长大，他告诉我，当年支边来西双版纳的就有不少湖南人，比如衡阳祁东人、株洲醴陵人……  
几天后，我乘飞机离开西双版纳。出租车开往嘎洒机场的途中，我看到一家傣族饭店，上面写着招牌菜“醴陵小炒肉”和“醴陵蒸鱼块”。如果不是赶机，我真想去尝尝，再和老板聊聊天。  
虽然去了两次，但对西双版纳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历史我依然不太清楚，一切只能等到下次了。只是，下一次又是何年呢？

**温暖你 治愈我**

主办单位：株洲日报社  
协办单位：株洲市中心医院、株洲市二医院、株洲市妇幼保健院

(三)  
有了马姐，似乎医院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。每天早上该留的大小便、护士几点几分过来抽血、测血糖、吊水，几点几分到几楼做什么检查，甚至是我们家属和来了看病人的亲属需要打理的饭菜，马姐都帮我们一一安顿好。

我们只要缴费、签字、帮忙翻身、帮忙换衣服、帮忙推着病床辗转于各个楼层各个不同的检查室就可以了。日子好像没有那么慌乱了，但病情好转得很慢。隔壁床八十多岁的老爷爷，坚持做康复，一个星期就自己走回家了，再回头看看我们家的，五十上下的大男人，却天天躺在床上饭来张口衣来都不晓得伸手，要他伸伸手还讨价还价，我就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。

马姐悄悄地跟我讲了一个故事。十一年前，她女儿刚上幼儿园，一天中午，接到电话，当地她急忙赶到医院时，老公已经进了抢救室。当医生要她在手术单上签字时，她全身都是颤抖的。早上出门时，老公还是好好的，从手术室出来，他就成了一个独臂人。老公对生活失去了信心，经常发脾气摔东西，说不想活了。她也辞去工作，全心全意照顾他。白天马姐任劳任怨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就伏在老公枕边轻声劝慰，失去一只手臂，不还有两只手吗？儿女和老婆都需要你，父母也需要你。从那以后，他老公积极治疗，出院后努力生活，一只手也能做饭、洗衣服、搞卫生、带孩子。也是从那以后，她为减轻家庭经济困难，走上医疗护理员之路。

马姐要我别急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只要一家人都在，就是好日子。

马姐的故事让我很是感动，也感觉她不是一般的医疗护理员，她在护理病人身体的过程中，还十分注意病人和家属的心理安慰。

(四)  
老公从市中心医院转到中心医院院区进行康复治疗，我们请马姐继续跟到中心院区。

她比陪护的家属都起得早，每天帮老公洗漱，用完早餐，就早早地推着他去一楼二楼的康复中心占位子做治疗。虽然老公大小便时常搞不清楚，但每天都会被马姐侍弄得一身清爽，随时开除了随时换洗。  
马姐乐观开朗，很喜欢开玩笑，经常还没进病房，就听见她爽朗的笑声。一次，老公又在赌气不愿意动闹着要出院，马姐给他讲了一个故事。

前年，她护理一个病人，刚入院的时候腰背挺直、面颊俊朗，以前是某公司的老总。钱对他来说不是问题，用最好的药、住最高档的VIP病房，但他还是在肉眼可见的情况下一天天消瘦下去。据说，他的儿子在国外，他的妻子只偶尔出现过几次，每次来都是珠光宝气一身的香水味，来了也只是捂着鼻子远远地看一眼就走。老总心里明白，但从不说出来，只有一次，当他妻子转身出门的时候，他奋起抓起一个茶杯想投掷过去，但只是做了一个动作，就把手放下了。

老总弥留之际的最后几晚也只有马姐一个人守在身边，他断断续续地告诉她，“小马，我死后你不要害怕，我不会吓你，你是好人，在我生命的最后日子里，我最要感谢的就是你。”一个人再有钱，再有权，如果身边没有亲人，那他的结局也是凄惨的。你现在虽然瘫痪了，但你的妻子每天都来看你照顾你，你啥也不用想，只要做好康复。要钱有什么用，有亲人，有好的身体，你就胜利了。

马姐的故事后面总会带着一通道理，直逼人心。原以为只是简单地请了一个医疗护理员，没想到，马姐不仅是医疗护理员，而且是心理咨询师，还成为我们一家的亲人。她是株洲市中心医院的一名普通医疗护理员，名叫马前进。

### 征稿要求

1. 除诗歌外题材不限，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。
2. 文章要求真情实感，见人见事，不要大话、空话、套话，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。
3. 投稿邮箱：420918118@qq.com。
4. 奖项设置：一等奖1名，奖金3000元；二等奖2名，奖金2000元；三等奖5名，奖金1000元；优秀奖10名，奖金500元。
5. 活动时间：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。